

夥伴

人生不會再有這麼一段時間，會像當兵這樣，把截然不同的人們強硬地黏在一塊生活。在屏東進行新兵訓練時，彼此間會貼上簡易的標籤來記住對方。學歷、職業、外型、國籍是常用的代稱詞，一棟連兵舍擠上近乎百張陌生的臉孔，充斥著那個台大、那個工程師、那個壯哥、那個泰國人。而我就是「那個獸醫」。

班長會拿起防中暑小卡說，欸，那個獸醫，來解釋看看熱中暑與熱衰竭有什麼不同。擠在悶熱的教室裡上急救訓練時，欸，那個獸醫，來示範CPR怎麼做。路過安全士官桌，被值星班長叫住，欸，那個獸醫，洞么拐發燒，你負責去量體溫，早晚跟我回報。

整個新兵訓練期，我都會從每雙好奇的眼睛，修正「那個獸醫」的自我介紹詞。認真介紹自己主要學習的醫療物種是豬與雞，負責到農場為一整群動物看病。不知不覺成為農業小尖兵，反覆說明，雞沒有打生長激素，雞沒有改造六隻腿、六雙翅膀，豬不是都吃餵水長大，豬不髒，牠們很愛乾淨。

當有人進一步多問幾句關於我的經歷，便會說起有時看病，會對動物進行電擊與解剖。即使我認為應該要如庖丁解牛般，將這些過程描述地像是行為藝術，但也知道這群弟兄又害怕又愛聽。因此，我將醫療場景轉成血淋淋的修羅場，帶領聽眾進入麻豆代天府的十八層地獄般，看見那群詭異的機械人偶，持刀開胸剖腹，抓出五臟六腑。見到那些忘記合闔上的下巴，手頭夾著垂落灰尾的菸。我滿是得意。

有天半夜，我才要放下蚊帳準備就寢，便有名同梯抱著鋼盆跑來床邊對我說，欸，那個獸醫，連上的狗要生了，你去幫他接生。整間寢室的光頭瞬時投以明亮的眼神，認定我能幫上什麼忙似的。我揮揮手，再次說明自己不會看狗貓。不知道哪邊傳來「欸」的一聲，好似發自心底的疑惑著：「你不是獸醫嗎？」

我無奈地穿起藍白拖，從中央樓梯下樓。掃具間裡有團綠色棉衫，上頭擠看一隻窩在紙箱上的黃狗。牠叨著班長替牠準備的毛巾，側身臥躺著，露出脹大的乳頭，隨後又站起來繞圈。我僅只知道牠想找到一個舒適的角度，好準備生產。除了趕大家離開，不要讓牠感到緊張外，若真面臨難產的狀況，我也只能兩手一攤，此時雖然具有獸醫師的身份，但面對不擅長診療的物種，也只與一般人無異，也僅能為牠的生產過程祈禱。

如今，每每向陌生人提起自己是獸醫系畢業時，便很容易地看得出來那些為之一亮的眼底裡，常常浮出一身白袍、掛著聽診器、各種動物繞身的慈

愛形象。而當有人進一步問起自家寵物的問題時，我便會強調自己以前是學習看經濟動物的，隨後那些眉頭便會擠出疑惑：「哇，很特別呢。」隨後，空氣凝結彷彿時空停滯。

「欸？你不是獸醫嗎？」這句疑問，夾雜著身份期待與現實差距，讓我好奇著那些曾經一起追著豬豬們跑的同儕們，現在過得好嗎。

車輪上的日常

身為一名專門醫療豬隻的獸醫師，你和許多前輩一樣，汽車便是你們的戰友，奔走於各種隱身於鄉野裡的畜牧場。你們夥伴的金屬車殼，總是堆積塵土、落葉與蟲屍，這些痕跡和里程數一樣，都是你們辛勤的證據。

由於隸屬於疫苗公司之下，你的車裡常放著一個保冷箱，裡頭置放著疫苗或藥劑，依照客戶的需求親送商品。雖然幫忙施打疫苗並不在你的業務範圍內，但你認為，適時地提供勞力，不僅能讓你親眼接觸場內的動物，還能了解畜主使用產品後的實際情形。

每個工作天，你都得拜訪四到五場的豬場，儘管不一定是治療動物，但簡單的泡茶，聊聊最近周遭的疫情，都是你投資未來的方式。而所謂的假日，有時你也會隨著畜主的親朋好友們，參與各種鄰里之間的活動。

你心裡並不排斥與畜主維持感情，保持聯繫已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但身體也時常主動表示抗議。到了傍晚，結束了一日的拜訪，你總得努力地睜著眼皮，忍著疲勞帶來的胃痛，緊握著方向盤，在無限向後的風景裡回到家中。跟著喜歡的樂團哼唱或是打給好友們聊聊天，是你打起精神的方式。

你常常推開家門後，便直直倒在沙發上，等到伴侶煮好晚餐將你喚醒，這段短短的用餐時光，似乎是你唯一放空的時刻。

此後，不管淋浴時或是躺在床上，你無時無刻都在想著今天遇到的狀況，因此你時常三更半夜醒來，打開電腦，想著既然睡不著，便趕緊完成要向公司或畜主提供的報告。清晨，你按下車鑰匙，解鎖的聲音彷彿戰友在道聲早安，一日的工作又再度開始了。

*

抵達豬場大門後，你會將車子停靠在周圍，撥通電話聯絡畜主，但往往無人接聽。你早已習慣了這種情況，畢竟豬舍裡總是充斥著震耳欲聾的機械聲和動物的叫聲，即使畜主把手機鈴聲調到最大，也很常錯過來電。而且，那些需要雙手才能完成的體力勞動，往往讓他們無暇接聽電話。

你會善用時間，將髮捲放回到劉海上，拉開駕駛座上的鏡子，迅速地補妝。「畢竟對業務來說，門面還是很重要的。」這並不是對女性的要求，而是你發現無論男女，帶著一個好氣色登場，確實能夠在客戶心底築起良好的印象。

你大方地分享自己種睫毛的原因，便是希望在悶熱的農場工作時，即使冒汗脫妝，眼睛還是能夠炯炯有神。你也提及，根數與長度都會影響妝感，而需要小心地拿捏。畢竟是在純樸的鄉村，自然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而影響了畜主希望獸醫師保持的專業形象。

拜訪畜牧場的工作，已不是純粹的醫療服務，得善用自己的優勢，來擷獲客戶的「芳心」，獸醫專業在農民之間，往往只是加分條件。

你反覆確認手機上的時間，腦中快速地運轉，盤算著若是見不到畜主，附近有沒有別的畜牧場可以拜訪，或是調整今日的行程，先抵達另一間豬場。路線地圖、畜主個性、商品存放與檢體採檢的時間，許多因素都得納入考量，以發揮最大的利益價值。

或許是經濟動物領域帶給你的訓練，得在複雜的因素中做出最優的決策，讓每趟行徑的路線，都能發揮最佳的經濟效益。就像你專注診療的豬隻一樣，每一項決定都不只能關心單一個體的健康，更得考慮整個畜牧場的利益。

*

等不到客戶回電的你，走下車來到橫向鐵捲門邊，探頭往裡頭望去。水泥牆上的藍色帆布後方，傳來幾聲豬的叫聲。緊鄰豬場圍牆外的稻田，即使無風，也感覺在炙熱的空氣中微微晃動。艷陽之下的鄉間小路上，遠處的柏油路面在熱氣中扭曲變形，宛如一片黑色的水窪。

正當你決定好下一步時，你聽見鐵門緩緩打開的聲響。一個推著單輪搬運車的身影從豬舍裡走了出來，熱情地朝你揮手。

這段過程，你的身體得始終保持在豬場圍牆之外，直到畜主示意你可以進入到場裡。你才能夠打開後車廂，換上進入畜場的防疫裝扮。

套上防護衣、口罩、醫用手套與鞋套，全身近乎被團團裹住，恍如踏入了一間蒸氣室，濕悶的空氣將幾乎讓人窒息。這層密不透風的裝備不僅保護了操作者的安全，對畜主來說，更重要的是防止外界的病原感染場內的動物。這看似簡單卻意義重大的「表演」，得刻意地在客戶面前進行，以展示你對防疫工作的重視，也是贏得信任的第一步。畢竟在經濟的考量下，動物的健康遠比人的舒適更為重要。

你從保冷箱中取出疫苗，小心翼翼地遞給客戶點收。在簽署單據的同時，也同時寒暄起來。幾句閒聊也得精心鋪墊，讓每一句問候，每一個微笑，都能成為一塊塊鋪向畜主心底的石板，為日後的合作打造一條順暢的道路。

*

台灣的豬場大多是封閉的環境。紅磚矮牆上，是一片遮風遮陽用的帆布，頂端被鐵皮或瓦片完整覆蓋。現代的豬就像是精密的零件，一隻接著一隻，組成了一頭蟄伏在鄉野中的機械巨獸。

你的獸醫專業與一般的狗貓醫療大不相同，你的目標不是拯救單一的「零件」，而是要維護整個「機器」的運轉。

當你接受畜主的邀請，查探豬場的豬場時，你會啟動你所有的感官，仔細觀察各種細節，並對照著畜主提供的困擾。例如，你會在意環境的溫度與通風情況，留意豬隻有沒有整齊均一的體態，聆聽咳嗽聲是乾或濕，以及注意豬有沒有自在地活動，有沒有因為畏寒而異常地聚集等等。

你也總是記得老師的教導，進入到豬場後，得蹲下身子，與豬隻保持同樣的高度，與牠們呼吸著同樣的空氣，感受著同樣的溫度和濕度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了解動物們所處的環境。

潮濕空氣的黏膩感、排泄物的刺激氣味，甚至跑進來的微微冷風，這些非病原性的問題，也可能影響著牠們的健康。

若有檢查疾病的需求，通常你會挑選幾隻有病徵的豬作為代表，通過「採集血液」或「屍體解剖」來了解病情。這些個體的狀況，往往決定了整批豬隻的治療方向。

*

以熱汗換熱血

採血不僅是了解動物健康的重要手段，更是疾病診斷、疫苗保護力檢測等工作的基礎。然而，對動物來說，這種侵入性的操作，容易使牠們處於緊張而不安的狀態。

採集豬的血液時，得在胸骨前端兩側的凹陷處，進行頸靜脈採血。正常的採血流程，往往得兩兩一組，但不管任何年紀的豬隻，牠們的活潑與反抗對人們來說都宛如一場戰鬥，也難怪夥伴們常常會問候的彼此：「剛剛有沒有吃飽。」

對於三週以內的小豬，負責「保定」的夥伴，得精準地抓取小豬的後腿，將牠們的背部，稍稍靠著自己的身體，或是夾在手臂與腰側之間。此時，小

豬會呈現仰躺的方式，並大多會呈現「臣服」的姿態，讓採集人員能順利抽取血液。

隨著豬隻漸漸變大，超過人們可以負荷的體重，便可以使用「牽豬繩」套住豬的鼻吻部。操作人員得拉住繩子，用全身的力氣，對抗大豬向後退縮的天性，迫使牠們揚起頭部，露出脖子的凹陷處，讓採血能順利進行。

有時，抱豬或拉豬的動作，會交由畜主來執行，畢竟他們更為了解自己的財產，知道用什麼方式最能夠降低耗損。

而另一人則輕輕按壓豬的脖子兩側，在鎖骨上方的凹陷處尋找最佳的進針點。針尖緩緩刺入皮膚，穿過肌肉，直到那微妙的阻力消失，代表針頭的斜面已然滑入血管。這時，指尖輕輕拉動針筒，紅色的液體如湧泉般湧入。

這個過程看似簡單，實則充滿挑戰。你分享著，小豬的血管管徑較細，走向也與成豬稍有不同，需要更細緻的探索才能找到最適合的採血角度。

你難以說明到底差異在哪，畢竟這都是多次操作後所累積的經驗，彷彿庖丁解牛裡的師傅，得徹底感受豬的身體構造，才能因應各種狀況，好讓每一次下針，都能「快狠準」以減少動物的不安。

你也認為採集檢體，是一場重要的演出。一般畜主都會認定，獸醫師能如同呼吸般自然處理這件事，卻忘記採血需要大量的實踐經驗才能熟練。有時即便經驗豐富如你，也會遇到「運氣不佳」的時候。畢竟需要檢測的豬隻，往往是生病的個體。在身體發炎或虛弱的狀態下，血管直徑的大小、血液的跑入針筒速度等等，都會受到疾病的狀況而些許改變。

有時，無論如何也無法順利抽出血液，你能感受到身旁負責抓豬的人流下的汗珠，察覺畜主緊盯著「財產」時的灼熱眼神。最讓你擔心的，其實是豬隻無法承受過久的保定。

你深知，若讓牠們長時間處於驚恐狀態，可能會導致拒絕進食，甚至因過度換氣而虛脫，最嚴重的情況下，甚至有可能引發暴斃。這樣的壓力不僅來自於動物的健康考量，更源於你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工作的責任感。

*

豬在保定姿勢下，雖然是個安全不會受傷的姿勢，但偶爾一個奮力踢腿，便會撕破操作人員的手套或防護衣。牠們在驚嚇中的狀態，也常會出現失禁的情形，一個扭動便會將糞甩向眾人。

你曾聽聞一個學弟的經歷，被掙脫的仔豬一腳踢飛了口罩，連帶嘴角沾上了一團「咖啡色」的物質。他當下也只能抿著嘴，發出含糊的聲響，示意加速工作的進行。

此外，採血的過程中，豬也會展現牠們的好奇心，在操作人員身上到處啃咬，使得你的身上時常莫名冒出幾塊瘀青。偶爾出現愛心形狀，還會向人炫耀說，這是工作時的小小紀念品。

你回想起大學時期，指導教授曾帶著學生們，一起前往屏東採取一百頭「新女豬」的血。

新女豬是指配種前的母豬，體型已近成年，重量可達百公斤。牠們的叫聲響亮而尖銳，足以讓人震耳欲聾。雖然完成任務後能換得美味的屏東小吃，但你們必須先克服這場艱鉅的挑戰。

當時，你和夥伴們輪流抓豬，要對付那些體重超過你們兩倍的龐大生物。你們手持牽豬繩，試圖沾上一點飼料騙過豬群，讓牠們發揮好奇的天性，自動啃咬金屬圓圈。一旦成功，你們就迅速收緊繩索，將豬的鼻吻部牢牢套住。若是未經世事的豬隻會本能地向後退縮，抵抗牽繩的拉力，這恰好使得牠們抬高脖子，為採血創造了理想的條件。

你也很快就發現，並非所有的新女豬都如此單純。有些豬彷彿已經「經歷了許多風霜」，見到人類便迅速逃開，即使被套上後也會耍些小把戲，將牽豬繩甩落在地。有時，你不禁懷疑牠們是否具有智慧，會假裝被套上「陷阱」，等到採血人員蹲低身體後，隨後退後幾步，再突然向前左右擺頭，甩著金屬繩索，差點打中人們的頭。

你至今都難以忘記那個場景，一隻特別調皮的豬突然向前衝刺，從夥伴的胯下穿過，讓他一時失去平衡，而摔進糞水之中。

事後想來好笑，但在那個悶熱潮濕的環境中，卻也是充滿危險。女豬們被迫揚起脖子後，紛紛發出長達一分鐘的高頻嚎叫，因此你們呼喚夥伴時，口氣也會跟著大聲起來。每當採集完血液，靠近豬嘴巴的採血人員，耳膜有些刺痛都是家常便飯的事。此外，你們必須全程穿著防護衣，便有夥伴因為長時間處於高溫和高濕的環境，最終感到頭暈目眩，不得不暫時休息。

或許，這段訓練也讓你開始理解，為什麼「忍耐」是成為一名奔走農場的獸醫師所需的條件。全身沾滿糞便，頭髮裡殘留著即使洗三次也難以去除的豬舍氣味，這已只是基本的日常。你們也得忍受極端的溫度變化，適應髒亂的環境，有時甚至在風大雨大的當下，也要前往農民家中查探情況。

*

動物福利與經濟效益

現代豬場，在這巨大的產肉機器裡，每一隻豬都是微小的零件，若是漸漸露出嶙峋的背脊、吃料而無法變胖、無法繼續生產，都有可能被列入「淘汰」的名單。尚能治療的豬便會獨自隔離，以免傳染給其他同伴。若有必要，便會交給獸醫師進行「屍體解剖」，以個體的犧牲，來判斷整體的感染狀況。在經濟動物的領域裡，即使是成為冰冷的遺體，也得繼續為畜主創造最大的價值。

這份工作讓你獲得的不僅是醫術的提升，更是各種平衡的拿捏。在動物福利和經濟效益之間，在專業判斷和畜主期望之間，每每進入豬場的那一刻，便得不斷尋找那個最佳的平衡點。

豬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生物。即使因病而俯臥在地，被人抓著後腿移出豬欄時，也會全力扭動自己的身體。當被放入更推車裡，有時也會奮力「逃獄」，但也耗盡了力氣，只能原地趴下，腹部一張一縮，用僅存的生命緩慢地喘息。

在進行解剖之前，得為需要檢測的病畜進行「人道處置」。你所使用的方式為電擊致死，能讓動物在最短的痛楚下離去。在你所受的教育裡，這個已是目前最為符合「人道」，且與「經濟」達到平衡點的方式。

你將電極線的一端夾在豬的嘴角，另一端夾在肛門。通電之後，病畜將繃緊背部肌肉，四肢呈現僵直。五到十秒後，你切斷電源。肌肉放鬆，排泄物從體內流出。有時，你不得不重複這個過程，直到確認病豬的瞳孔裡，那短暫的生命已然離去為止。

你習慣在讓動物通電的瞬間，默念起幾句佛號。你認為，這是一種自我安慰，卻也能稍稍舒緩心底那份揮之不去的不安。

打開病畜軀體時，你的眼神變得專注而冷靜。獸醫師的專業很快地便壓過了內心的惶惶，畢竟你還得仔細記錄每一處的病變，採集相關的檢體。這些細節，將成為你推測疾病的關鍵線索，也是為整個豬場制定治療方案的基礎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你常常會想起人們對獸醫的那句評語：「你一定很有愛心。」每當聽到這樣的話，你的內心總是百感交集。以動物的逝去作為醫療手段的你們，並不特別喜歡這樣的標籤。畢竟，如果將愛掛在嘴邊，對那些不得不犧牲的動物而言，反而是一種冒犯。

有人曾經半開玩笑地對你說：「一個女孩子，怎麼會選殺豬的行業。」面對這樣的調侃，你總是以幽默回應：「對啊，真怕警察臨檢，若是看到後車廂有解剖刀、剪刀與鋸子，要怎麼解釋。」

這些「武器」，在你手中都是對抗疾病的「利器」。

在農場動物的領域裡，治療的目標並非單一個體，而是得維持整個畜牧場的經濟價值。因此，這些工具成為你隨身必備的裝備，幫助你進行必要的屍體解剖，以少數動物的犧牲換取整個豬群的健康。

*

你認為，獸醫的培訓過程與常人的想像大不相同，往往是先學會如何處理死亡，才逐步掌握救治生命的技巧。

你還清楚地記得大四時第一次親手結束一隻豬的生命。那種複雜的心情，至今都難以用言語形容，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創傷記憶已然變得模糊，但那份沉重卻始終縈繞在心頭。

「畢竟經濟動物就是必須犧牲掉之後，才能救後面更多其他的同伴。」

起初，你會對那些準備離去的生命默念著：「下輩子不要當豬了。」漸漸地，你意識到這樣的想法可能有些不妥。你開始思考，或許當豬也有其快樂之處，只要生在一個對牠好的環境。於是，你改變了說法：「下輩子要當好畜主養的豬。」

在獸醫師的訓練過程中，你逐漸意識到，課程的重點總是圍繞在動物的疾病上，卻鮮少有人談及操作者的心情。

從免疫學實習時的小鼠，到外科手術實作的白兔，再到用於疾病診斷練習的豬和雞，你和同學們不得不獨自面對這些生死流程。各種情緒的波動，時常必須隱藏在心底，自行找尋調適的方法，一但流露出脆弱，便可能會被嘲笑「不專業」，質疑無法勝任獸醫師的職務。

你慶幸自己有前輩們的指引，「在屍體解剖課前，教授就會告訴我們這堂課的目的，是通過犧牲這些動物，了解牠們的疾病，來拯救其他的同伴。」這樣的解釋，某種程度上幫助你更好地接受這個過程。

當你向朋友們分享獸醫師的經歷時，他們總是一臉驚訝，畢竟你看起來是如此纖細與嬌小，感覺連一頭小豬都抱不起來，殊不知你也常常獨自與母豬對抗。

儘管一般人聽到「殺生」的處置，能理解這是讓豬健康長大的必要處置，但還是會忍不住問：「這樣看到豬肉會不會不敢吃啊？」

面對這樣的疑問，你總是堅定地回答：「我覺得身為經濟動物獸醫師，看到豬肉就是要認真地把它吃下去。這些動物在有限的生命裡，已經願意貢獻自己的身體，我們更應該好好地把它吃乾淨。」

你深信，既然這些動物必須離去，獸醫的專業就在於讓這些犧牲產生最大的意義與價值。

在你眼中，每一副臟器都像是一本小動物的生命史書，裡頭透露著它們生活的環境、吃過的食物、經歷的事件。你感覺自己很幸運，能藉由仔細記錄著肉眼可見的病變，描述細微的組織變化，來完成病理報告，讓這些生命有一份存在過的證明。

面對這些無法避免的犧牲，從業人員時常在責任感與道德感之間拔河。或許正是因為這樣，你特別理解為什麼獸醫的教學場合，每年都會在中元節時，在解剖房外舉行祭拜儀式，以感念那些犧牲的動物們。供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祭品，有給實驗人員或獸醫師們平日快速取用的零食和飲料，也有專門為實驗動物準備的飼料，還有給住院狗貓的乾糧。

眾人手持香枝，灰煙裊裊上升，天空似乎迴盪著動物靈體的低鳴。或許眾人都能藉此，感受到生命的重量和職業的使命。

「我覺得很奇妙，現在在處理這些事情時，我反而沒有太大的猶豫或恐懼，因為我知道我是在做對他們有幫助的事情，」你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道：「有時，反而會覺得身邊彷彿跟著動物的靈魂，但其實並不是說他們要保護我。只是感覺身邊都是他們的存在，反而沒有那麼害怕了。」

*

豬是什麼模樣

聊起你為何鍾情於豬病的領域，你說，其實在大學時期，對獸醫的工作並沒有如此深厚的認同。

「其實最初根本沒有當獸醫的想法，」你坦白道，「是在考指考那天，我媽拿到一個學校的傳單，上面有獸醫系。考完之後，分數也沒有辦法照他們的期望去填醫科，所以就把獸醫當作第一志願了。」

進入獸醫系後，海量的知識讓你對未來的方向更為迷茫。只知道自已並沒有想要往狗貓獸醫師，這條許多人都會加入的領域。但你也不確定自己如果不讀書，還能做些什麼。雖然沒有離開獸醫系的打算，但對課程始終提不

起勁。加上對自己能力的懷疑，你漸漸對未來感到徬徨，甚至開始逃避課業，將心力寄託在排球系隊上。

直到大四那年，你加入了一個能夠接觸大量豬隻的實驗室。在教授的帶領下，你從實戰經驗中開始重新建立自信。從豬隻的採樣、解剖到病變判讀；從實驗室檢驗的操作到為動物進行最終診斷，甚至為農場重新安排疫苗計劃。這一系列實作過程，讓你看見了獸醫其實有更為廣泛的領域。

2014年，台灣豬場爆發嚴重的豬流行性下痢的疫情。大量的母豬退料與下痢，產下的小豬也因腸道問題而死亡，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。彼時由於沒有適當的治療方式，僅能藉著含有病毒的小豬腸道，返回給全場母豬食用，試圖讓所有豬隻能在同一時間內獲得免疫。

這稱為「反飼」，是一種緊急醫療處置，除了得嚴謹檢測病材是否適當，也需獸醫師規劃進食日程，而畜主也得時時監控母豬是否進食完備。仿問常將糞便或是臟器，未經評斷便打碎混合於飼料中，反而造成整場母豬身體不適，繼而造成其他疾病的產生。

當時就讀研究所的你，也加入了「反飼」的行列，每日得經手大量的一週齡小豬。牠們從出生開始便不停地拉肚子，瘦成皮包骨，彷彿包著薄皮的骨骼模型。牠們虛弱地趴在彼此身上，但也難以從同伴那獲得體溫。在人道犧牲之後，你取出含有病變腸道，交付給實驗室人員。經過病毒量檢測後，將病材、藥品與奶粉一同放入果汁機中，攪拌成泥狀物質。

你跟著醫療團隊抵達畜牧場，協助豬場的主人，將反飼的病材餵給母豬們食用，你清楚記得，當時聽見動物們因為吃料發出吱吱聲響，雖然有著病痛，卻仍認真而努力吃飯，為此深受感動。

「說起來奇怪，我被牠們這些吃飯的動作跟聲音吸引到，變成喜歡豬的『腦妹』，會想去更了解牠們的事情。」

由於飼養知識並非獸醫教育的一環。因此，你決定從豬場的各項基礎勞動做起，也是在這段時期，你深刻地認識到獸醫的職責遠不止於關注動物的狀況。

*

「（當時）我的主要工作是規劃和執行動物疫苗接種計劃，同時要時刻關注場內的疾病控制情況，除了照顧豬之外，我還要負責一些蛋雞的照護工作。雖然很忙，但每天都能接觸到自己喜歡的動物，讓我感到非常充實。」

你的工作，必須在執行成本最小，同時達到最大經濟效益，此外，你也希望透過獸醫師的專業，讓動物過上較好的生活品質。

畜牧場就像一個精密的生態系統。根據不同的生產階段，豬隻會被安置在不同的棟舍中，從女豬、配種、待產到哺乳，每個單位都有其特定的照護模式。在更大型的豬場，即使是同一個生產階段的豬，也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場舍，由專門的人員管理。現代豬隻的飼養，受環境、疾病與管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，管理者必須熟悉如何分散風險。

剛開始接觸養豬的時候，你遇到不吃飯的豬，曾投注過多心力去照顧。「我會把飼料搓成小球，然後用手餵牠。」但你很快補充道，「不過現在我會覺得，這些動作不一定是必要的。」說起豬的事情，你的眼神總是閃爍著光芒：「有些豬如果不吃，生下的小豬也一定會帶不好。你後續再怎麼治療，牠都不太會恢復，小豬的健康也可能出問題。」

隨著你逐漸熟悉豬舍的各項工作，你發現每位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獨特的餵養方式，這些方法往往是基於多年的個人經驗。「場內的疫苗接種工作都是由管理人員各自處理的，所以打法可以說是千奇百怪。理想的疫苗接種方式是把豬一隻一隻抱起來，仔細地打完再放下。」

在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下，某些習慣可能已經演變成了不良的操作方式。「有些管理員為了趕快完成工作，就把豬關在保溫箱裡，直接用連續注射器施打。他們甚至不會檢查注射的劑量是多是少，很容易打到空包彈，就這樣草草完成工作。」

說到這，你的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：「就像滲入牆壁的水氣，慢慢形成可能危及整個建築的壁癌。」

這些觀察讓你逐漸明白，即使你盡心盡力地照顧動物，為牠們規劃完善的疫苗計畫，但如果現場人員沒有確實執行，一切的醫療規劃都將成為空談。於是，你開始嘗試與現場人員展開對話，深信只有取得他們的信任，才能夠改變這些根深蒂固的舊有思維。

必須在保留部分原有飼養模式的同時，確保疫苗仍能夠正確施打，在專業訓練與現場經驗的衝突中尋求平衡，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。

「我本來就喜歡默默觀察，所以即使受到批評，我也不會立即反駁。我會先安靜地了解原本的操作模式，想辦法配合，然後逐步做出改變。」

你說，就像城市裡的大公司一樣，你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員工。有些是充滿負能量的大叔，整天抱怨養豬很累；也有些是剛畢業的大學生，常在豬舍裡滑手機。

你特別提到了一位令你印象深刻的阿伯，他總是會恢復「原廠設定」，今天請他改正某些做法，隔天或幾天後，他就會不知不覺地恢復原本的工作模式，「他還常常語帶嚴肅地批評我，認為我施打疫苗的速度太慢，希望我能跟上他的節奏。」面對這樣的挑戰，你決定用心去經營與他的關係。

「我想盡各種辦法與他搞好關係，希望能軟化他的心房。最後，這位阿伯在豬場裡直接叫我『女兒』呢。」

*

溝通與醫術

擁有了現場養豬的實務經驗，再加上與飼養者合作的過程，你決定轉任到銷售動物疫苗的商業公司，擔任業務性質的工作。

「如果繼續在單一豬場工作，我只能幫助到同一個豬場的動物和主人。但作為業務，我可以利用公司的資源，成為更多豬場的助力，幫助更多的畜主順利地將豬養大。」

從單一豬場跨入多場穿梭的過程，你花了許多力氣去適應這樣的改變。無論炎夏與酷寒都得到豬場為動物診療，也與更多的客戶接觸，需要熟悉更多類型的性格。

畜牧場通常會基於生物安全，不讓外人直接進入場內，使你們常常只能透過客戶的口中，間接了解動物的情況。你們得先到辦公室或家中客廳裡，緩緩地煮起熱水，一邊品茶，一邊觀察客戶的習慣。若感情好一些，可以一同吃著午餐，或是晚上一起喝酒，並拉近畜主周遭親朋好友的關係。

這些應酬是一種投資，鋪好了信任的步道，自然就能抵達彼此心房，以最有效的溝通，完成工作上的任務。你認為，與畜主一起面對問題的過程，互相建立起的信任感，讓你有一起進步的感覺。換句話來說，動物與畜主們，都是讓你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重要元素。

養豬場習慣於年底舉辦尾牙，宴請親戚好友來到家門前，一起享用辦桌。當你以好朋友的身分，加入他們大家庭活動，他們會關心你吃飽了沒，是不是變瘦了，當他們惦記著你時，總讓你感覺自己的付出除了換得薪水之外，也獲得了更珍貴的友誼，那是難以換算的價值。

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人們常查詢店家的評論，透過星級評比來判斷好壞。但在畜牧產業，信任與口碑是建立在人脈之上的。完成每一場的疾病控制，並不一定會有實質上的回饋，但伴隨著口耳相傳，畜主彼此推薦的過程中，你便能夠慢慢地跨入陌生的畜牧場，建立起一張龐大的人脈網絡。

「當(畜主)他們的好朋友有問題的時候，會推薦我去處理，我很喜歡這種互相信任的模式。」

構築人與動物之間的橋樑，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，靠近哪一邊多一些，便會為那邊想多一點。你在畜牧場裡，了解到目光必須看得更遠一些，而不僅僅是眼前的動物。然而，靠近人類那邊多一點時，有時也會讓自己陷入危機。

你回憶起在處理某間豬場的疾病時，因為過度信任畜主而犯下的錯誤。當時，你只與畜主口頭討論場內動物的情況，雖然彼此暢談一整個下午，卻忘記了花足夠的時間，確認場裡動物的真實情形。

「當時都是靠畜主口述，去了解他的豬場現在到底是好轉還是不好。所以調整了一些操作，兩個禮拜後去問他，他就會口述跟你說，現在比較好，可是他說的這個好，在現場到底表現好不好，我其實沒有真的確定。」

畜主最初並未按照醫囑正確執行，而作為獸醫師的你也沒能及時介入調整治療方式，種種因果導致豬隻的疾病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。最初的小病像是一團野火，沒能及時撲滅，便讓整座森林燃起熊熊烈焰。

「我忽略掉很多重要的訊息，變成豬場的狀態，沒有隨著時間的處理，獲得很好的緩解，所以導致到後面這個信任關係破裂。」你的語氣裡帶著一絲遺憾。在這次事件中，你甚至不幸地碰上了家庭內部的糾紛，而你這名「外人」也被誤解為挑起事端的代罪羔羊。「我後來一直都有在反省自己，是哪一些環節，做錯了哪些事情，一直在反省自己。」

經歷了這次事件，你重新調整了與客戶以及動物之間的距離。

「要讓他們理解，獸醫師在豬場裡只是最強的助攻手，而不是主要的負責人。」現在的你不會照著畜主話語前進，而是依據醫療經驗與病例報告，分析眼前的情況，建議他們有哪幾種可行的做法。「最終決定要如何執行，得交由他們自己做選擇。」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，以免畜主將全部的重擔，一味丟往自己身上。

「(一旦狀況不好)他們就會覺得說，就是你叫我要這樣做，是不是你要負責，所以我們在事前，就必須把實際的狀況好好討論、好好的溝通。」

*

你相信，自己能在豬的領域工作是非常幸運的，畢竟在這之前，你的生長環境除了餐桌上會出現豬肉，根本連豬生活在什麼地方都不清楚。

而你也很感謝，這一路上遇見許多的貴人，無私地為自己引路。或許他們並沒有特意要提供幫助，但或多或少都對你的獸醫師職涯，提供豐富的經驗。

你認為自己目前的信心，都是小小的事件所累積起來的，而不是忽然發生一件重大的轉機，促使自己變成現在的模樣：「如果我對畜主的建議，能實質的幫助到他們，或是改善一些現有的狀況的話，我都會覺得很開心。」

你聊起在大學時，曾為了逃脫課業而加入排球系隊，並對一場校際排球賽印象深刻。你笑著說，早已忘了那一天的比賽過程，只記得當時的賽程得從白天打到晚上，身體與心靈都是極大的挑戰。

起初，賽場上的大家彷彿尚未睡醒一般，頻頻失誤，而差點錯失晉級的機會，「後來學姊有召集大家來溝通，不是罵人，是說哪邊我們可能沒那麼積極，就是針對場上的表現去討論。」接下來的比賽，隊友們彷彿甦醒了過來，場上的六人終於凝結成一條心，努力地從戶外場打到室內，進入到冠亞賽的決勝局。

你不記得最後到底是贏還是輸，只記得身為舉球員的你，因為隊友的積極，自己也跟著拼命起來。你努力地舉出的每一顆球，一直被攻擊手順利的打下。或許是這份助攻手的使命感，讓你成為一個隱身在豬場的獸醫師，每一位畜主身邊，最強大的助攻手。

你身為一名與豬為伍的獸醫師，常常渾身沾滿動物的排泄物，不像白色巨塔裡的人類醫師們，能夠如同雁行般的方式行走，那樣具備權威的地位，但你似乎更為明白，自己的職業，在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定位。

獸醫師像是一名中介者，也是靈媒、通譯或外交官，替人類與動物雙向翻譯，講述那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。你是如此以自己的工作為傲，並努力地持續與疫病奮戰，用你的方式，照護你所熱愛的豬。

*